舊唐書/卷1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舊唐書
卷一百〇一
列傳第五十一　李乂　薛登　韋湊　韓思復　張廷珪　王求禮　辛替否

► 馬懷素　褚無量　劉子玄　徐堅　元行沖　吳兢　韋述

李乂　薛登　韋湊從子:虛心　虛舟　韓思復曾孫:伷　張廷珪　王求禮　辛替否

李乂

李乂，本名尚真，趙州房子人也。少與兄尚一、尚貞俱以文章見稱，舉進士。景龍中，累遷中書舍人。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，以所在官物充直。乂上疏曰：「江南水鄉，采捕為業，魚鱉之利，黎元所資，土地使然，有自來矣。伏以聖慈含育，恩周動植，布天下之大德，及鱗介之微品。雖雲雨之私，有霑於末類；而生成之惠，未洽於平人。何則？江湖之饒，生育無限；府庫之用，支供易殫。費之若少，則所濟何成；用之倘多，則常支有闕。在於拯物，豈若憂人。且鬻生之徒，唯利斯視，錢刀日至，網罟年滋，施之一朝，營之百倍，未若回救贖之錢物，減困貧之徭賦，活國愛人，其福勝彼。」

乂知制誥凡數載。景雲元年，遷吏部侍郎，與宋璟、盧從願同時典選，銓敘平允，甚為當時所稱。尋轉黃門侍郎。時睿宗令造金仙、玉真二觀，乂頻上疏諫，帝每優容之。開元初，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註，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，別編奏之。乂在門下，多所駁正。開元初，姚崇為紫微令，薦乂為紫微侍郎，外托薦賢，其實引在己下，去其糾駁之權也。俄拜刑部尚書。乂方雅有學識，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，會病卒。兄尚一，清源尉，早卒；尚貞，官至博州刺史。兄弟同為一集，號曰《李氏花萼集》，

總二十卷。

薛登

薛登，本名謙光，常州義興人也。父士通，大業中為鷹揚郎將。江都之亂，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，以禦寇賊。武德二年，遣使歸國，高祖嘉之，降璽書勞勉，拜東武州刺史。俄而輔公祏於江都構逆，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，士通率兵拒戰，大破之，君儀等僅以身免。及公祏平，累功封臨汾侯。貞觀初，歷遷泉州刺史，卒。

謙光博涉文史，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，必廣引證驗，有如目擊。少與徐堅、劉子玄齊名友善。文明中，解褐閬中主簿。天授中，為左補闕，時選舉頗濫，謙光上疏曰：

臣聞國以得賢為寶，臣以舉士為忠。是以子皮之讓國僑，鮑叔之推管仲，燕昭委兵於樂毅，苻堅托政於王猛。子產受國人之謗，夷吾貪共賈之財，昭王錫輅馬以止讒，永固戮樊世以除譖。處猜嫌而益信，行間毀而無疑，此由默而識之，委而察之深也。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，逢萌被知於文叔，韓信無聞於項氏，毛遂不齒於平原，此失士之故也。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，得賢良之佐則時泰，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，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。由是言之，則士不可不察，而官不可妄授也。何者？比來舉薦，多不以才，假譽馳聲，互相推奬，希潤身之小計，忘臣子之大猷，非所以報國求賢，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。

臣竊窺古之取士，實異於今。先觀名行之源，考其鄉邑之譽，崇禮讓以勵己，明節義以標信，以敦樸為先最，以雕蟲為後科。故人崇勸讓之風，士去輕浮之行。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，行難進易退之規。眾議以定其高下，郡將難誣於曲直。故計貢之賢愚，即州將之榮辱；穢行之彰露，亦鄉人之厚顏。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，幹木隱而西河美。故名勝於利，則小人之道消；利勝於名，則貪暴之風扇。是以化俗之本，須擯輕浮。昔冀缺以禮讓升朝，則晉人知禮；文翁以儒林獎俗，則蜀士多儒。燕昭好馬，則駿馬來庭；葉公好龍，則真龍入室。由是言之，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。自七國之季，雖雜縱橫，而漢代求才，猶征百行。是以禮節之士，敏德自修，閭裏推高，然後為府寺所辟。魏氏取人，尤愛放達；晉、宋之後，祗重門資。奬為人求官之風，乖授職惟賢之義。有梁薦士，雅愛屬詞；陳氏簡賢，特珍賦詠。故其俗以詩酒為重，不以修身為務。逮至隋室，餘風尚在，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：「魏之三祖，更好文詞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。代俗以此相高，

朝廷以茲擢士，故文筆日煩，其政日亂」。帝納李諤之策，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。其年，泗洲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。於是風俗改勵，政化大行。煬帝嗣興，又變前法，置進士等科。於是後生之徒，復相放效，因陋就寡，赴速邀時，緝綴小文，名之策學，不以指實為本，而以浮虛為貴。

有唐纂歷，雖漸革於故非；陛下君臨，思察才於共理。樹本崇化，惟在旌賢。今之舉人，有乖事實。鄉議決小人之筆，行修無長者之論。策第喧競於州府，祈恩不勝於拜伏。或明制才出，試遣搜易攴，驅馳府寺之門，出入王公之第。上啟陳詩，唯希咳唾之澤；摩頂至足，冀荷提攜之恩。故俗號舉人，皆稱覓舉。覓為自求之稱，未是人知之辭。察其行而度其材，則人品於茲見矣。徇己之心切，則至公之理乖；貪仕之性彰，則廉潔之風薄。是知府命雖高，異叔度勤勤之讓；黃門已貴，無秦嘉耿耿之辭。縱不能抑己推賢，亦不肯待於三命。豈與夫白駒皎皎，不雜風塵，束帛戔戔，榮高物表，校量其廣狹也！是以耿介之士，羞自拔而致其辭；循常之人，舍其疏而取其附。故選司補署，喧然於禮闈；州貢賓王，爭訟於階闥。謗議紛合，浸以成風。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，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。自非上智，焉能不移；在於中人，理由習俗。若重謹厚之士，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；若開趨競之門，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。附會則百姓罹其弊，潔己則兆庶蒙其福。故風化之漸，靡不由茲。今訪鄉閭之談，唯祇歸於裏正。縱使名虧禮則，罪掛刑章，或冒籍以偷資，或邀勛而竊級，假其不義之賂，則是無犯鄉閭。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，茅容望重，裴逸人之賞拔，夏少名高，語其優劣也！

祇如才應經邦之流，唯令試策；武能制敵之例，只驗彎弧。若其文擅清奇，便充甲第，藻思微減，便即告歸。以此收人，恐乖事實。何者？樂廣假筆於潘嶽，靈運詞高於穆之，平津文劣於長卿，子建筆麗於荀彧。若以射策為最，則潘、謝、曹、馬必居孫、樂之右；若使協贊機猷，則安仁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。由此言之，不可一概而取也。至如武藝，則趙雲雖勇，資諸葛之指捻；周勃雖雄，乏陳平之計略。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，必失指縱之機；使蕭何入戲下之軍，亦無免主之效。鬥將長於摧鋒，謀將審於料事。是以文泉聚米，知隗囂之可圖；陳湯屈指，識烏孫之自解。八難之謀設，高祖追慚於酈生；九拒之計窮，公輸息心於伐宋。謀將不長於弓馬，良相寧資於射策。豈與夫元長自表，妄飾詞鋒，曹植題章，虛飛麗藻，校量其可否也！

伏願陛下降明制，頒峻科。千里一賢，尚不為少，僥幸冒進，須立堤防。斷浮虛之飾詞，收實用之良策，不取無稽之說，必求忠告之言。文則試以效官，武則令其守禦，始既察言觀行，終亦循名責實，自然僥幸濫吹之伍，無所藏其妄庸。故晏嬰云：「舉之以語，

考之以事；寡其言而多其行，拙於文而工於事。」此取人得賢之道也。其有武藝超絕，文鋒挺秀，有效伎之偏用，無經國之大才，為軍鋒之爪牙，作詞賦之標準。自可試淩雲之策，練穿劄之工，承上命而賦《甘泉》，稟中軍而令赴敵，既有隨才之任，必無負乘之憂。臣謹案吳起臨戰，左右進劍，吳子曰：「夫提鼓揮桴，臨難決疑，此將事也。一劍之任，非將事也。」謹案諸葛亮臨戎，不親戎服，頓蜀兵於渭南，宣王持劍，卒不敢當。此豈弓矢之用也！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，武帝曰：「恨不得與此人同時。」及相如至，終於文園令，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，蓋非其所任故也。

謹案漢法，所舉之主，終身保任。楊雄之坐田儀，責其冒薦；成子之居魏相，酬於得賢。賞罰之令行，則請謁之心絕；退讓之義著，則貪競之路消。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，選司有謙捻之士。仍請寬立年限，容其采訪簡汰，堪用者令其試守，以觀能否；參驗行事，以別是非。不實免王丹之官，得人加翟璜之賞，自然見賢不隱，食祿不專。荀彧進鍾繇、郭嘉，劉隱薦李膺、硃穆，勢不雲遠。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，濫舉者抵欺罔之罪，自然舉得賢行，則君子之道長矣。

尋轉水部員外郎，累遷給事中、檢校常州刺史。屬宣州狂寇硃大目作亂，百姓奔走，謙光嚴備安輯，闔境肅然。轉刑部侍郎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再遷尚書左丞。景雲中，擢拜御史大夫。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，逼奪百姓店肆，州縣不能理。謙光將加彈奏，或請寢之，謙光曰：「憲臺理冤滯，何所回避，朝彈暮黜，亦可矣。」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，反為太平公主所構，出為岐州刺史。惠範既誅，遷太子賓客，轉刑部尚書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、昭文館學士。開元初，為東都留守，又轉太子賓客。以與太子同名，表請行字，特敕賜名登。尋以孽子悅千牛為憲司所劾，放歸田裏。朝廷以其家貧，又特給致仕祿。七年卒，年七十三，贈晉州刺史。撰《四時記》二十卷。

韋湊

韋湊，京兆萬年人。曾祖瓚，隋尚書右丞。祖叔諧，蒲州刺史。父玄，桂州都督府長史。湊，永淳二年，解褐授婺州參軍，累轉揚府法曹參軍。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豪縱，數犯法，交通貴戚，前後官吏莫敢繩按，湊白長史張潛，請因事除之。會神爽坐事推問，湊無所假借，神爽妄稱有密旨，究問引虛，遂杖殺之，遠近稱伏。湊，景龍中歷遷將作少匠、司農少卿。嘗以公事忤宗楚客，出為貝州刺史。

睿宗即位，拜鴻臚少卿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景雲二年，轉太府少卿，又兼通事舍人。時

改葬節湣太子，優詔加謚；又雪李多祚等罪，還其官爵，仍議更加贈官。湊上書曰：

臣聞王者發號施令，必法乎天道，使三綱攸敘，十等鹹若者，善善明，惡惡著也。善善者，懸爵賞以勸之也；惡惡者，設刑罰以懲之也。其賞罰所不加者，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，所以勸誡將來也。斯並至公之大猷，非私情之可徇。故箕、微獲用，管、蔡為戮。謚者，臣議其君，子議其父，而曰「靈」曰「厲」者，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，則其餘安可失衷哉！

臣竊見節湣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，上犯宸居，破扉斬關，突禁而入，兵指黃屋，騎騰紫微。孝和皇帝移禦玄武門，親降德音，諭以逆順，而太子據鞍自若，督眾不停。俄而其黨悔非，轉逆為順，或回兵討賊，或投狀自拘。多祚等伏誅，太子方事逃竄。向使同惡相濟，天道無征，賊徒闕倒戈之人，侍臣虧陛戟之衛，其為禍也，胡可忍言！於時臣任將作少匠，賜通事舍人內供奉。其明日，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，雨淚謂曰：「幾不與卿等相見！」其為危懼，不亦甚乎！而今聖朝雪罪禮葬，謚為節湣，以臣愚識，竊所惑焉。

夫臣子之禮，嚴敬斯極，故過位必趨，蹙路馬芻有誅。昔漢成之為太子也，行不敢絕馳道。當周室之衰微也，秦師過周北門，左右免胄而下，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束兵，譏其無禮，知其必敗。由是言之，則太子稱兵宮內，跨馬御前，悖禮已甚矣，況將更甚乎。而可褒謚，此臣所未諭也。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？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，則可嘉也，而乃因欲自取之，是競為逆，可褒謚乎？此又臣所未諭也。將廢韋氏而嘉之乎？然韋氏逆彰義絕，雖誅之亦可也。當此時也，韋氏未有逆彰，未有義絕，於太子為母，豈有廢母之理乎！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廢之，是劫父廢母，亦悖逆也，可褒謚乎？此又臣所未諭也。夫君或不君，臣安可不臣？父或不父，子安可不子？借如君父有桀、紂之行，臣子無廢殺之理。況先帝功格宇宙，德被生靈，廟號中宗，謚曰孝和皇帝，而逆命之子，可褒謚乎？此又臣所未諭也。

昔獻公惑驪姬之譖，將殺其太子申生，公子重耳謂之曰：「子盍言子之誌於公乎？」太子曰：「不可，君安驪姬，是我傷君之心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盍行乎？」曰：「不可，君謂我欲弒君也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！吾何行之！」使人辭於狐突曰：「申生不敢愛其死。雖然，吾君老矣，子少，國家多難。伯氏苟出而圖吾君，申生受賜而死。」再拜稽首，乃自縊。其行如是，其謚僅可為恭。今太子之行反是，可謚為節湣乎？此又臣所未諭也。

昔漢武帝末年，江充與太子有隙，恐帝晏駕後為太子所誅。會巫蠱事起，充典理其事。因此為奸，遂至太子宮掘蠱，得桐木以誣太子。時武帝避暑甘泉宮，獨皇后、太子在，太子不能自明，納其少傅石德謀，遂矯節斬充，因敗逃匿。非稱兵詣闕，無逆謀於父，然身死於湖，不葬無謚。至昭帝時，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，制使公卿識視，至者莫敢發言。京兆尹雋不疑後至，叱從吏收縛之。或曰：「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。」不疑曰：「諸君何患於衛太子。昔蒯聵出奔，輒拒而不納，《春秋》是之。衛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即死，今來自詣，此罪人也。」遂送制獄。天子聞而嘉之曰：「公卿大臣，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。」及後太子孫立為天子，是曰孝宣皇帝，太子方獲禮葬，而謚曰戾。今節湣太子之行比之，豈可同年而語。其於陛下，又猶子也，而謚為節湣乎？此又臣所未諭也。

昔項羽之臣丁公，常將危漢高祖，高祖謂之曰：「二賢豈相厄哉！」丁公乃止。及高祖滅項氏，遂戮丁公以徇，曰：「使項王失天下者，丁公也。」夫戮之，大義至公也，不私德之，所以誡其後之事君者。今節湣太子之為逆，復非欲保護陛下，其可褒謚乎？此又臣之所未諭也。

陛下天縱聖哲，所任賢明，以臣至愚，寧可幹議？然臣又惟堯、舜，聖君也，八凱、五臣，良佐也，猶廣聽芻蕘之言者，蓋為智者千慮，或有一失，愚者千慮，或有一得也。故曰：「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。」臣輒緣斯義，敢以陳聞，願得與議謚者對議於御前。若臣言非也，甘受謗聖政之罪，赴鼎鑊之誅。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，使臣輩愚惑者鹹蒙冰釋，則無復異議矣。若所謚未當，奈何施之聖朝，垂之史冊，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，資以為辭，是開悖亂之門，豈示將來之法！伏望改定其謚，務合禮經。其李多祚等罪，請從宥免，不謂為雪，以順天下之心，則盡善盡美矣。

書奏，睿宗引湊謂曰：「誠如卿言。事已如此，如何改動？」湊曰：「太子實行悖逆，不可褒美，請稱其行，改謚以一字。多祚等以兵犯君，非曰無罪，只可雲放，不可稱雪。」帝然其言。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，難於改易，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。

明年春，起金仙、玉真兩觀，用工巨億。湊進諫曰：「陛下去夏，以妨農停兩觀作，今正農月，翻欲興功。雖知用公主錢，不出庫物，但土木作起，高價雇人，三輔農人，趨目前之利，舍農受雇，棄本逐末。臣聞一夫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饑者，臣竊恐不可。」帝不應。湊又奏曰：「日陽和布氣，萬物生育，土木之間，昆蟲無數。此時興造，傷殺甚

多，臣亦恐非仁聖本旨。」睿宗方納其言，令在外詳議。中書令崔湜、侍中岑羲謂湊曰：「公敢言此，大是難事。」湊曰：「叨食厚祿，死且不辭，況在明時，必知不死。」尋出為陝州刺史，無幾，轉汝州刺史。開元二年夏，敕靖陵建碑，征料夫匠。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，又時正旱儉，不可興功，飛表極諫，工役乃止。尋遷岐州刺史。

四年，入為將作大匠。時有敕復孝敬廟為義宗，湊上書曰：

臣聞王者制禮，是曰規模，規模之興，實由師古。師古之道，必也正名，名之與實，故當相副。其在宗廟，禮之大者，豈可失哉！禮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宗之廟，百代不毀。故殷太甲為太宗，太戊曰中宗，武丁曰高宗；周宗文王、武王；漢則文帝為太宗，武帝為世宗。其後代有稱宗者，皆以方制海內，德澤可宗，列於昭穆，期於不毀。稱宗之義，不亦大乎！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，未嘗南面，聖道誠冠於儲副，德教不被於寰瀛，立廟稱宗，恐非合禮。況別起寢廟，不入昭穆，稽諸祀典，何義稱宗？而廟號義宗，稱之萬代，以臣庸識，竊謂不可。陛下率循典禮，以辟大猷，有司所議，以致此失，或虧盡善，豈不惜哉！望更詳議，務合於禮。

於是敕太常議，遂停義宗之號。

湊前後上書論時政得失，多見采納。再遷河南尹，累封彭城郡公。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，轉汾州刺史。十年，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。其年卒官，年六十五。贈幽州都督，謚曰文。子見素，自有傳。湊從子虛心。

湊從子 虛心

虛心父維，少習儒業，博涉文史，舉進士。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，善於剖判，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，時人以為戶部有二妙。終於左庶子。虛心舉孝廉，為官嚴整，累至大理丞、侍御史。神龍年，推按大獄，時僕射竇懷貞、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，虛心堅執法令，有不可奪之志。景龍中，西域羌胡背叛，時並擒獲，有敕盡欲誅之。虛心論奏，但罪元首，其所全者千餘人。虛心有孝行，及丁父憂，哀毀過禮，鬚鬢盡白，朝廷深所嗟尚。後遷御史中丞、左右丞、兵部侍郎、荊揚潞長史兼采訪使，所在官吏振肅，威令甚舉，中外以為標準。歷戶部尚書、東京留守，卒，年六十七。

虛心季弟 虛舟

季弟虛舟，亦以舉孝廉，自御史累至戶部、司勛、左司郎中，歷荊州長史，洪、魏州刺史兼采訪使，多著能政。入為刑部侍郎，終大理卿。家有禮則，父子兄弟更踐郎署，時稱「郎官家」。

韓思復

韓思復，京兆長安人也。祖倫，貞觀中為左衛率，賜爵長山縣男。思復少襲祖爵。初為汴州司戶參軍，為政寬恕，不行杖罰。在任丁憂，家貧，鬻薪終喪制。時姚崇為夏官侍郎，知政事，深嘉嘆之，擢授司禮博士。

景龍中，累遷給事中。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，有司言：「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，素與重福交遊，召至京師，竟不言其謀逆，唯奏雲『東都有兵氣』。據狀正當匿反，請從絞刑。」思復駁奏曰：「議獄緩死，列聖明規；刑疑從輕，有國常典。嚴善思往在先朝，屬韋氏擅內，恃寵宮掖，謀危宗社。善思此時遂能先覺，因詣相府有所發明，進論聖躬必登宸極。雖交遊重福，蓋謀陷韋氏。及其謁見，猶不奏聞，將此行藏，即從極法。且敕追善思，書至便發，向懷逆節，寧即奔命？一面疏網，誠合順生；三驅取禽，來而可宥。惟刑是恤，事合昭詳。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，以符慎獄。」是時議者多雲善思合從原宥，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。思復又駁曰：「臣聞刑人於市，爵人於朝，必僉謀攸同，始行之無惑。謹按諸司所議，嚴善思十才一入，抵罪惟輕。夫帝閽九重，塗遠千里。故借天下之耳以聽，聽無不聰；借天下之目以視，視無不接。今群言上聞，采擇宜審，若棄多就少，臣實懼焉。輿誦一乖，下情不達，雖欲從眾，其可及乎！凡百京司，逢時之泰，列官分職，有賢有親。親則列籓諸王，陛下愛子；賢則胙茅開國，陛下名臣。見無禮於君，寧肯雷同不異？今措詞多出，法令從輕。」上納其奏，竟免善思死，配流靜州。思復尋轉中書舍人，數上疏陳得失，多見納用。

開元初，為諫議大夫。時山東蝗蟲大起，姚崇為中書令，奏遣使分往河南、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。思復以為蝗蟲是天災，當修德以禳之，恐非人力所能翦滅。上疏曰：「臣聞河南、河北蝗蟲，頃日更益繁熾，經歷之處，苗稼都損。今漸翾飛河西，遊食至洛，使命來往，不敢昌言，山東數州，甚為惶懼。且天災流行，埋瘞難盡。望陛下悔過責躬，發使宣慰，損不急之務，召至公之人，上下同心，君臣一德，持此誠實，以答休咎。前後驅蝗使等，伏望總停。《書》云：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；人心無親，惟惠是懷。』不可不收攬人心也。」上深然之，出思復疏以付崇。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

處，及還，具以實奏。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，沼希崇旨意，遂箠撻百姓，回改舊狀以奏之。由是河南數州，竟不得免。思復遂為崇所擠，出為德州刺史，轉絳州刺史。入為黃門侍郎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代裴漼為御史大夫。思復性恬淡，好玄言，安仁體道，非紀綱之任。無幾，轉太子賓客。十三年卒，年七十餘。

思復子 朝宗

子朝宗，天寶初為京兆尹。

思復曾孫 佽

曾孫佽，字相之，少有文學，性尚簡淡。舉進士，累辟簿方。自襄州從事征拜殿中侍御史，遷刑部員外。求為澧州刺史。歲滿受代，宰相牛僧孺鎮鄂渚，辟為從事，征拜刑部郎中，轉京兆少尹，遷給事中。出為桂州觀察使。桂管二十餘郡，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，由吏部而補者什一，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之。佽既至桂，吏以常所為官者數百人引謁，一吏執籍而前曰：「具員請補其闕。」佽戒曰：「在任有政者，不奪所理；有過者，必繩以法。缺者當俟稽諸故籍，取其可者，然後補之。」會春衣使內官至，求賄於郵吏，三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，佽悉諾之。使去，坐以撓法，各笞其背。自是豪猾斂跡，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。未幾，詔置五管都監，計所費盡一境地征，不足飽其意，佽特用儉約處之，遂為定制，君子以為難。開成二年，卒於官，贈工部侍郎。

張廷珪

張廷珪，河南濟源人，其先自常州徙焉。廷珪少以文學知名，性慷慨，有誌尚。弱冠應制舉。長安中，累遷監察御史。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，欲於白司馬阪營建大像。廷珪上疏諫曰：

夫佛者，以覺知為義，因心而成，不可以諸相見也。經云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。陛下信心歸依，發弘誓願，壯其塔廟，廣其尊容，已遍於天下久矣。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，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何以言之？經云：「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及恆河沙等身命布施，其福甚多。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」如佛所言，則陛下傾四海之財，殫萬人之力，窮山之木以為塔，極冶之金以為像，雖勞則甚矣，費則多矣，而所獲福不愈

於一禪房之匹夫。

菩薩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。況此營建，事殷木土，或開發盤礴，峻築基階，或塞穴洞，通轉采斫，輾壓蟲蟻，動盈巨億。豈佛標坐夏之義，潛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！又役鬼不可，唯人是營，通計工匠，率多貧窶，朝驅暮役，勞筋苦骨，簞食瓢飲，晨炊星飯，饑渴所致，疾疹交集。豈佛標徒行之義，潛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！又營築之資，僧尼是稅，雖乞丐所致，而貧闕猶多。州縣征輸，星火逼迫，或謀計靡所，或鬻賣以充，怨聲載路，和氣未洽。豈佛標隨喜之義，潛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！且邊朔未寧，軍裝日給，天下虛竭，海內勞弊。伏惟陛下慎之重之，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如是布施，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。夫何必勤於住相，雕蒼生之業，崇不急之務乎！臣以時政論之，則宜先邊境，蓄府庫，養人力；臣以釋教論之，則宜救苦厄，滅諸相，崇無為。伏願陛下察臣之愚，行佛之意，務以理為上，不以人廢言，幸甚幸甚。

則天從其言，即停所作，仍於長生殿召見，深賞慰之。景龍末，為中書舍人，再轉洪州都督，仍為江南西道按察使。

開元初，入為禮部侍郎。時久旱，關中饑儉，下制求直諫昌言、弘益政理者。廷珪上疏曰：

臣聞古有多難興王、殷憂啟聖者，皆以事危則誌銳，情迫則思深，故能自下登高，轉禍為福者也。伏見景龍之末，中宗遇禍，先天之際，兇黨構謀，社稷有危於綴旒，國朝將均於絕縆。陛下神武超代，精誠動天，再掃氛沴，六合清朗。而後上順皇旨，俯念黔黎，高運璿衡，光膺寶篆。日月所燭之地，書軌未通之鄉，無不霑濡渥恩，被服淳化。十堯、九舜，未足稱也。明明上帝，照臨下土，宜錫介祉，以答鴻休。

然屬頃歲已來，陰陽愆候，九谷失稔，萬姓阻饑，關輔之間，更為尤劇。至有樵蘇莫爨，糧粒靡資，不復聊生，方憂轉死。偶會昌運，遘茲難否者，臣竊思之，皇天之意，將恐陛下春秋鼎盛，神聖在躬，不崇朝而建大功，自藩邸而陟元後，或簡下濟之道，獨滿雄圖之誌，輕虞舜而不法，思漢武以自高。是故昭見咎征，載加善誘，將欲大君日慎一日，雖休勿休，永保太和，以固邦本也。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，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！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誌，澄思勵精，考羲、農之書，敦素樸之道。登庸端士，放黜佞人，屏退後宮，減徹外廄，場無蹴鞠 匊之玩，野絕從禽之賞。休石田之遠境，罷金甲之懸軍，矜恤煢嫠，蠲薄徭賦。去奇伎淫巧，捐和璧隋珠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自然波清四海，塵銷九域，農夫樂其業，餘糧棲於畝。則和氣上通於天，雖五星連珠，兩

曜合璧，未足多也；珍祥下降於地，雖鳳皇巢閣，麒麟在郊，未足奇也。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，則將上帝憑怒，風雨迷錯，荒饉日甚，無以濟下矣。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，則將齊甿沮誌，億兆攜離，愁苦勢極，無以奉上矣。斯蓋安危所系，禍福之源，奈何朝廷曾不是察！況今陛下受命伊始，敷政惟新，卿士百僚，華夷萬族，莫不清耳以聽，刮目而視，延頸企踵，冀有所聞見，顒顒如也。何可怠棄典則，坐辜其望哉！

再遷黃門侍郎。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，敕朝堂杖之，廷珪奏曰：「御史憲司，清望耳目之官，有犯當殺即殺，當流即流，不可決杖。士可殺，不可辱也。」時制命已行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。俄坐泄禁中語，出為沔州刺史，又歷蘇、宋、魏三州刺史。入為少府監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封范陽男。四遷太子詹事，以老疾致仕。二十二年卒，年七十余，贈工部尚書，謚曰貞穆。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，屢上表薦之，邕所撰碑碣之文，必請廷珪八分書之。廷珪既善楷隸，甚為時人所重。

王求禮

王求禮，許州長社人。則天朝為左拾遺，遷監察御史。性忠謇敢言，每上封彈事，無所畏避。時契丹李盡忠反叛，其將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，河內王武懿宗擁兵討之，畏懦不敢進。既而賊大掠而去，懿宗條奏滄、瀛百姓為賊詿誤者數百家，請誅之。求禮執而劾之曰：「此詿誤之人，比無良吏教習，城池又不完固，為賊驅逼，苟徇圖全，豈素有背叛之心哉！懿宗擁強兵數十萬，聞賊將至，走保城邑，罪當誅戮。今乃移禍於詿誤之人，豈是為臣之道？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。」懿宗大懼，則天竟降制赦之。

契丹陷幽州，饋輓不給，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，求禮謂欽望曰：「公祿厚俸優，輟之可也。國家富有四海，足以儲軍國之用，何藉貧官薄俸。公此舉豈宰相法邪？」欽望作色拒之，乃奏曰：「秦、漢皆有稅算以贍軍，求禮不識大體，妄有訟辭。」求禮對曰：「秦皇、漢武稅天下，虛中以事邊，奈何使聖朝則效？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！」事遂不行。

時三月雪，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，草表將賀，求禮止之曰：「宰相調燮陰陽，而致雪降暮春，災也，安得為瑞？如三月雪為瑞雪，則臘月雷亦瑞雷也。」舉朝嗤笑，以為口實。求禮竟以剛正，名位不達而卒。

辛替否

辛替否，京兆人也。景龍年為左拾遺。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，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。又駙馬武崇訓死後，棄舊宅別造一宅，侈麗過甚。時又盛興佛寺，百姓勞弊，帑藏為之空竭。替否上疏諫曰：

臣聞古之建官，員不必備，九卿以下，皆有其位而闕其選。賞一人謀乎三事，職一人訪乎群司，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，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。故稱賞不僭，官不濫，士皆完行，家有廉節，朝廷有餘俸，百姓有餘食。下忠於上，上禮於下，委裘而無倉卒之危，垂拱而無顛沛之患。夫事有惕耳目，動心慮，作不師古，以行於今者，蓋有之矣。伏惟陛下百倍行賞，十倍增官，金銀不供其印，束帛無充於錫，何愧於無用之臣，何慚於無力之士！至於公府補授，罕有推擇，遂使富商豪賈，盡居纓冕之流，鬻伎行巫，鹹涉膏腴之地。

臣聞古人曰：「福生有基，禍生有胎。」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，選賢良以嫁之，設官職以輔之，傾府庫以賜之，壯第觀以居之，廣池臺以嬉之，可謂之至重也，可謂之至憐也。然而用不合於古義，行不根於人心，將恐變愛成憎，轉福為禍。何者？竭人之力，人怨也；費人之財，人怨也；奪人之家，人怨也。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，使邊疆之士不盡力，朝廷之士不盡忠，人之散矣，獨持所愛，何所恃乎？向者魯王賞同諸婿，禮等朝臣，則亦有今日之福，無曩時之禍。人徒見其禍，不知禍之所來。所以禍者，寵愛過於臣子也。去年七月五日，已見其征矣。而今事無改，更尚因循，棄一宅而造一宅，忘前禍而忽後禍。臣竊謂陛下憎之矣，非愛之也。

臣聞君以人為本，本固則邦寧。邦寧則陛下夫婦、母子長相保也。伏惟外謀宰臣，為久安之計以存之，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。臣聞微不可不防，遠不可不慮。當今疆場危駭，倉廩空虛，揭竿守禦之士賞不及，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。而方大起寺舍，廣造第宅，伐木空山，不足充梁棟，運土塞路，不足充墻壁。誇古耀今，逾章越制，百僚鉗口四海傷心。夫釋教者，以清淨為基，慈悲為主，故當體道以濟物，不欲利己以損人，故常去己以全真，不為榮身以害教。三時之月，掘山穿池，損命也；殫府虛帑，損人也；廣殿長廊，榮身也。損命則不慈悲，損人則不濟物，榮身則不清淨，豈大聖大神之心乎！臣以為非真教，非佛意，違時行，違人欲。自像王西下，佛教東傳，青螺不入於周前，白馬方行於漢後。風流雨散，千帝百王，飾彌盛而國彌空，役彌重而禍彌大。覆車繼軌，曾不改途，晉臣以佞佛取譏，梁主以舍身構隙。若以造寺必為其理體，養人不足以經邦，則殷、周已往皆暗亂，漢、魏已降皆聖明；殷、周已往為不長，漢、魏已降為不短。臣

聞夏為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，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，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，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。何者？有道之長，無道之短，豈因其窮金玉、修塔廟，方得久長之祚乎！

臣聞於經曰：「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無所見。」又曰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」臣以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下，是有如來之德；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，是有如來之仁；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，是有湯、武之功；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，是有唐、虞之理。陛下緩其所急，急其所緩，親未來而疏見在，失真實而冀虛無，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，臣竊痛之矣。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，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；其所未度，唯貧窮與善人。將何以作範乎？將何以役力乎？臣以為出家者，舍塵俗，離朋黨，無私愛。今殖貨營生，非舍塵俗；拔親樹知，非離朋黨；畜妻養孥，非無私愛。是致人以毀道，非廣道以求人。伏見今之宮觀臺榭，京師之與洛陽，不增修飾，猶恐奢麗。陛下尚欲填池塹，捐苑囿，以賑貧人無產業者。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，一寺當陛下一宮，壯麗之甚矣！用度過之矣！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，陛下何有之矣！百姓何食之矣！雖以陰陽為炭，萬物為銅，役不食之人，使不衣之士，猶尚不給。況資於天生地養，風動雨潤，而後得之乎！臣聞國無九年之儲，國非其國。伏計倉廩，度府庫，百僚供給，百事用度，臣恐卒歲不充，況九年之積乎！一旦風塵再擾，霜雹薦臻，沙門不可擐干戈，寺塔不足攘饑饉，臣竊痛之矣！

疏奏不納。歲餘，安樂公主被誅。

睿宗即位，又為金仙、玉真公主廣營二觀。先是，中宗時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，凡數百千人，又有敕放令卻上。替否時為左補闕，又上疏陳時政曰：

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，爵賞不當，破家亡國者，口說不如身逢，耳聞不如眼見，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，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。惟陛下審之聽之，擇善而從之，則萬歲之業，自可致矣，何憂乎黎庶之不康，福祚之不永！

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，陛下之祖，撥亂反正，開階立極，得至理之體，設簡要之方。省其官，清其吏，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，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。賞必俟功，官必得俊，所為無不成，所征無不伏。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，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。道合乎天地，德通乎神明。故天地憐之，神明祐之，使陰陽不愆，風雨合度。四人樂其業，五谷遂其成，腐粟爛帛，填街委巷。千里萬里，貢賦於郊；九夷百蠻，歸款於闕。自有帝皇已來，

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，故得享國久長，多歷年所，陛下何不取而則之？

中宗孝和皇帝，陛下之兄，居先人之業，忽先人之化，不取賢良之言，而恣子女之意。官爵非擇，虛食祿者數千人；封建無功，妄食土者百餘戶。造寺不止，枉費財者數百億；度人不休，免租庸者數十萬。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，所入減數倍。倉不停卒歲之儲，庫不貯一時之帛。所惡者逐，逐多忠良；所愛者賞，賞多讒慝。朋佞喋喋，交相傾動。容身不為於朝廷，保位皆由於黨附。奪百姓之食，以養殘兇；剝萬人之衣，以塗土木。於是人怨神怒，親忿眾離，水旱不調，疾疫屢起。遠近殊論，公私罄然。五六年間，再三禍變，享國不永，受終於兇婦人。寺舍不能保其身，僧尼不能護妻子，取譏萬代，見笑四夷。此陛下之所眼見也，何不除而改之。

依太宗之理國，則百官以理，百姓無憂，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；依中宗之理國，則萬人以怨，百事不寧，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。頃自夏已來，霪雨不解，谷荒於壟，麥爛於場。入秋已來，亢旱成災，苗而不實，霜損蟲暴，草葉枯黃。下人咨嗟，未知賑賙；而營寺造觀，日繼於時，檢校試官，充臺溢署。伏惟陛下愛兩女，為造兩觀，燒瓦運木，載土填坑，道路流言，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。惟陛下，聖人也，無所不知；陛下，明君也，無所不見。既知且見，知倉有幾年之儲，庫有幾年之帛？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？三邊之上可轉輸乎？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，遣一兵以衛社稷，多無衣食，皆帶饑寒。賞賜之間，迴無所出，軍旅驟敗，莫不由斯。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，以受六合之怨乎！以違萬人之心乎！伏惟陛下續阿韋之醜跡，而不改阿韋之亂政。忍棄太宗之理本，不忍棄中宗之亂階；忍棄太宗久長之謀，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。陛下又何以繼祖宗、觀萬國。

昔陛下為皇太子，在阿韋之時，危亡是懼，常切齒於群兇。今貴為天子，富有海內，而不改群兇之事，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，陛下又何以非群兇而誅之？臣往見明敕，自今已後，一依貞觀故事。且貞觀之時，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，加僧尼道士，益無用之官，行不急之務，而亂政者也！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，慕其善而不遷其惡，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？往者，和帝之憐悖逆也，為奸人之所誤，宗晉卿勸為第宅，趙履溫勸為園亭，損數百家之居，侵數百家之地。工徒斫而未息，義兵紛以交馳，卒使亭不得遊，宅不得坐。信邪佞之說，成骨肉之刑，此陛下之所眼見也。今茲造觀，臣必知非陛下、公主之本意，得無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，冀誤其骨肉，不可不明察也。

臣聞出家修道者，不預人事，專清其身心，以虛泊為高，以無為為妙，依兩卷《老子》，視一軀天尊，無欲無營，不損不害。何必璇臺玉榭，寶像珍龕，使人困窮，然後為道哉！

且舊觀足可歸依，無造無營，以取窮竭。若此行之三年，國不富，人不安，朝廷不清，陛下不樂，則臣請殺身於朝，以令天下言事者。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，權停兩觀，以俟豐年。以兩觀之財，為公主施貧窮，填府庫，則公主福德無窮矣。不然，臣恐下人怨望，不減於前朝之時。前朝之時，賢愚知敗，人雖有口而不敢言，言未發聲，禍將及矣。韋月將受誅於丹僥，燕欽融見殺於紫庭，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，身既死矣，朝亦危矣。故先朝誅之，陛下賞之，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。臣今直言，亦先代之直，惟陛下察之。

疏奏，睿宗嘉其公直。稍遷為右臺殿中侍御史。開元中，累轉潁王府長史。天寶初卒，年八十余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夫好聞其善，惡聞其過，君人者之常情也；寧諂媚以取容，不逆耳以招禍，臣人者之常情也。能反此者，不亦善乎！李、薛等六君，吐忠讜之言，補朝廷之失，有犯無隱，不愧古人，有唐之良臣也。

贊

贊曰：臣之事君，有邪有正。君之使臣，從諫則聖。李、薛輸忠，救人之命。韋、韓讜言，醫國之病。辛、王章疏，犯顏竦聽。張子法言，實裨時政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